

國文講座叢書
新二十六史

全史會通

卷叁 五帝本紀中

陳冠宇撰

國文講座叢書
新二十六史

全史會通卷三

陳冠宇撰

本紀

五帝本紀第二中

漢司馬遷撰

帝堯者。

〔集解〕駟案謚法曰、翼善傳聖曰堯、〔索隱〕堯、謚也、放勳名、帝嚳之子、姓伊祁氏、案皇甫謚云、堯初生時、其母在三阿之南、寄於伊長孺之家、故從母所居爲姓也、

〔正義〕徐廣云、號陶唐、帝王紀云、堯都平陽、於詩爲唐國、徐才宗國都城記云、唐國、帝堯之裔子所封、其北、帝夏禹都、漢曰太原郡、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、其南有晉水、括地志云、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、平陽、河水、一名晉水也、——〔劉恕資治通鑑外紀〕帝堯、帝嚳之子、年十五、長十尺、佐兄摯、受封唐侯、姓伊祁、〔註〕原注元年戊辰、或云戊寅辛卯、此帝王世紀文、御覽卷八十引之曰、帝堯、祁姓也、名曰放勳、或從母姓伊祁氏、年十五而佐帝摯、授封於唐爲諸侯、身長十尺、常夢攀天而上之、故年二十、登帝位、御覽引春秋合誠圖曰、堯母慶都、史記集解、又引皇甫謚曰、堯以甲申歲甲辰、卽帝位、竹書紀年曰、堯元年丙子、帝卽位、皆與劉氏之所引原注異、——〔羅泌路史〕帝堯陶唐氏、姬姓、〔註〕世謂堯生伊長孺家、而姓伊祁、妄也、伊祁乃炎帝之姓、堯姓姬、出於唐嚳、不爲伊、蓋昔以堯與炎帝、俱火德王、故謂堯爲炎後、自漢以來有是說、世遂果以堯爲炎帝子孫、因云姓伊祁、失之、世紀云、慶都寄於伊長孺家、故堯從母姓、又云爲祈氏、或從母姓、伊姓非其本姓、亦自辨矣、稽古錄從之爲祈姓、誤也、靈臺碑言、昔者慶都北會穹精氏、姓曰伊、則伊其母姓爾、然亦不得爲祈云、——高辛氏之第二子也、母陳豐氏、曰慶都

、（註、史作陳鋒借、）嘗觀三河之首、（註、春秋合誠圖注云、河東北端、今蘄州、）赤帝顯圖、奄然風雨、慶都遇而萌之、（註、帝堯碑云、其先出自塊隗、翼火之精、有神龍首出於常羊、慶都交之、生伊堯、不與凡等、龍顏日角、眉八彩、謬自侯伯、游於玄河、龍龜負銜、投鈴授與、然後受命、按合誠圖、大帝之精、起三河之州、中土之腴、流潤大石之中、而生慶都於斗維之野、身形長丈、有似大帝、蔑食不饑、年二十、寄伊長孺家、觀於三河之首、常若神隨、赤龍負圖出、慶都讀之云、赤受天運、其下圖人衣赤衣、光面八彩、鬚須尺餘、長七尺二寸、兌上豐下、足履翼星、題曰、赤帝起、成天下寶、奄然陰雨、赤龍與婚、龍脣而乳、堯既乳、視堯如圖、及堯有知、慶都以圖與之、此事正類後魏序紀詰紛力微之異、）黃雲履之、震十有四月、而生於丹陵、（註、見通甲開山圖、及史記、漢鉤弋夫人生昭帝、妊身十四月、上曰、昔聞唐堯十四月而生、乃命所居曰堯母門、）曰堯、（註、本只作珪、三土爲堯、讓也、惟土能讓、卽爲優饒、後下加乃人字、象引乞之、出堯母碑、堯堯碑、堯可見卽云堯士、故有嶺嶢埤堯等說、俱妄、猶堯士爾、魏周詵曰、吾所賢者堯舜、堯舜名、世以爲謚者、非也、）——冠宇案據傳說之年代推算、「堯」起甲辰、爲公元前二三五七年、在西方當埃及金字塔時代（The Pyramid Age）之後、已入封建時代（Feudal Age）初期、許多有權力的貴族、得到他們轄區內人民的支持、脫離中央政府的統制、組成許多小國、敵對的貴族、互相征伐、結果是連續戰爭、爲一混亂時期、——〔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〕法國漢學家沙畹（Edouard Chavannes）譯史記第一卷、其序論亦以堯舜禹爲模範入王之傳說、謂古史之形式、不應整齊劃一至此、又以堯舜事蹟不見於詩經爲可怪、日本白鳥庫吉於一九〇九年、（明治四十二年）在東洋協會演講『中國古傳說之研究』一題、其筆記刊載同年八月該會所發行之東洋時報第一三十一號、創言堯舜禹爲儒家思想之產物、乃本於天地人三才之說而造或者、後一九一二年四月、白鳥氏又刊尙書之高等批判一文於東亞研究、重申前說、其大要謂、「堯典專敘天文歷日之事、舜典將關於制度政治巡狩祭祀等人君治民之一切事業、殆全加於舜之事蹟中、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、爲舜之特性、由此可知舜典之事蹟、爲關於人事者、至於禹則治洪水、定禹域、爲關於地之事蹟、禹之

事業之特性、即在關於地之一點、由此點觀之、作者乃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爲背景而創作者』、後（據田崎仁義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、錄白鳥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漢學研究會演講辭）、後橋本增古氏作書經之研究、（東洋學報二卷二號、三卷三號、四卷一號四號）、亦信從白鳥之說、白鳥氏又嘗著東洋史概說一書、以三皇爲三才思想之反映、五帝係陰陽五行家學說思想之反映、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、不必實有其人、無非假託古帝王爲教祖、以誇耀其學說所自出、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說、（白鳥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）、又以秦皇本於『太一』、近吾國錢玄同、亦以堯舜爲理想的人格之名稱、『堯、高也、舜、偁爲俊也、（山海經的大荒東經、作帝俊）、堯舜底意義、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、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、』（古史辨第一冊）、蒙文通著古史甄微、亦謂五帝之說起於騶子五運之義、繆鳳林著中國通史綱要、雖力言三皇五帝之爲人王、然亦謂『三皇之說、蓋起於道家理想之世之具體化、』衡以情理、傳說中因人而異之成分較少、展轉訛傳者爲多、以一人一派之力而欲僞撰古史、以欺天下、天下何易欺、此託古改制之說所以不能盡通、——西方學者如夏德（E. Hirth）、於一九〇八年刊中國古代史、（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, 1908）已以堯舜等傳說爲神話之幻影、近馬樂（Henri Maspero）著尚書中的神話（Le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, Journal Asiatique CCIV, 1924）、亦考論尚書中羲和洪水等神話之演變、（馮沅君已有譯本）、格拉勒（M. Marcel Granet）著古中國的跳舞與神祕的故事（Danses et Le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）又以禹或爲銅匠們的神話人物、日本高木敏雄比較神話學、以炎帝神農氏、爲保護農業之神、田崎仁義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、又以大皞炎帝等五帝爲天之五行神、小川琢治著天地開闢及洪水傳說、（支那歷史地理研究）、亦認堯舜全爲天上之神、禹啓昇爲降自天上以治下土之后（地神）、我國學者顧頡剛、亦以禹爲社神、堯舜有天神性、郭沫若亦以帝嚳帝舜帝俊、卽殷人之上帝、雖論證猶多未充、結論有待修正、而古史初爲神話之說、實不可移易、（註、國人之治神話者、如沈雁冰中國神話研究ABC、馮承鈞中國古神話研究（見國聞週報）等、無不以爲古史傳說、出於神話之演變、邇來國內史學者、信古史傳說出於神話者

亦漸衆、如姜亮夫夏殷民族考、以禹爲夏之宗神、舜爲殷之宗神、近人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者又云、『商有水土之神爲禹、周有農神爲后稷、秦有物神白帝黃帝、炎帝及青帝、東夷有戰神、稱爲蚩尤』、(康有爲孔子改制考嘗云、『吾讀書自虞書外、未嘗有言堯舜者、召誥……多方……立政……皆夏殷並舉、無及唐虞者、蓋古者大朝、惟有夏殷而已、故開口輒引以爲鑒、堯舜在洪水未治之前、中國未闢、故周書不稱之、……呂刑有三后矣、』皇帝清問下民、』古人主無稱皇帝者、蓋上帝也、則亦無稱堯舜者、若虞書堯典之盛、爲孔子手作、觀論衡所述『欽明文思』以下爲孔子作、皋陶有『蠻夷猾夏』之辭、堯舜時安得有夏、其爲孔子所作至明矣、『堯典等非孔子所作、然其書固晚出、周書但舉夏殷而不及唐虞、周書又但舉上帝、而不及堯舜、堯舜之傳說、實卽出上帝神話之轉變耳、周書言伯夷禹稷三后爲上帝所命、而後世傳說乃一變而爲堯舜之所命矣、因知古史之層累造成、實由於神話之層累轉變、非出僞託也、——『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』僅僅知道了前人辨僞的成績、還不夠事、因爲前人考訂所未及、或不敢認爲僞造的書物、還狠不少、我們研究的時候、應該常持懷疑的態度才是、我們要是發見了一部書的可疑之點、便不應該再去輕信牠、尤其不該替牠設法彌縫、我看到了劉挾黎君論堯典的話、覺得他是錯誤的、劉說全本梁啓超君、我現在把梁說錯誤之處說明如下、梁君因堯典中有『蠻夷猾夏』一語、是『時代錯迕』、而疑爲僞作、(中國歷史研究法、再版、頁一七五、)又因堯典所記中星、在公歷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時、確是如此、而說『堯典最少應有一部分、爲堯舜時代之真書、』(同書、再版、頁一五九、)我以爲『猾夏』一語、確可認爲僞書的證據、(梁君此疑、本於其師康有爲君的孔子改制考、中華民國九年重刻本、卷十二、頁五、)而中星的問題、却還不能認爲真書的證據、我們說堯典是戰國時代的作品、堯舜是『無是公』、『烏有先生』、或者大家不肯相信這話、現在姑且讓步從舊說認堯典、爲古史、堯舜是有這兩個人的、但堯舜是什麼時代的人、我們實在無從知道、因爲比較可信的舊史、只有史記、史記的紀年、始於周召共和元年、即公歷紀元前八百四十一年、這以前的年代、便絕無可考、堯舜的時代、既無從知道、那就不能因堯典所記中星、合於公歷紀元前二千四五百年

時的情形、而認牠是堯舜時代的真書了、其實堯典之不足爲信史、梁君也狠知道、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、明明說虞夏書是周人所追述的、（頁二八及三七、）只因被『彌縫』之一念所誤、于是總想保存牠一部分、認爲堯舜時代的真書、而不顧立說之難通了、這個毛病、犯的人最多、所以中庸、禮運、毛詩、周禮諸書常常有人揭穿牠們可疑之點、而常常有人替牠們彌縫、彌縫的原故、便是『不敢疑古』、他們總覺得較後的書可以疑、而較古的書不可疑、短書小記可以疑、而高文典冊（尤其是經）不可疑、殊不知學術之有進步、全由於學者的善疑、而『臆鼎』最多的國學界、尤非用極熾烈的懷疑精神去打掃一番不可、（尊伯贊中國史綱）野蠻中期之主要特徵、是陶器製作與研磨石器的進步、銅器的出現、土磚的房屋之建築、以及由此引導出來之農耕與畜牧生產之更高發展、傳說中謂「堯舜」時代、陶器的應用、已極普遍、他已成爲家常日用的器皿、周禮考工記云、「有虞氏尚陶」、韓非子十過篇云、「堯有天下、飯于土簋、飲于土鋤」、史記謂、「舜陶河濱、作什器于壽丘」、韓詩外傳謂、「舜甑盆無煙」、這一時代的陶器、近代已經發現于仰韶馬廠兩文化期的遺址中、據考古學的報告、這一時期的陶器、製作技術已大有進步、形式亦已多樣化、如甕、鉢、瓶、盞、鼎、鬲、盤、孟、碗、碟之屬、無不應有盡有、與傳說所云、適相符合、傳說中謂「禹」的時代已有彩陶、而彩陶多用作祭器、韓非子十過篇云、「禹作祭器、墨染其外、而朱畫其內」、此種紅黑兩色相間之彩色陶器、近來已于甘肅仰韶期遺址有豐富之發現、據安特生云、此種彩陶、皆發現于葬址、因而皆爲殉葬的冥器、亦即傳說中所謂「祭器」、（安特生甘肅考古記云、「吾人于仰韶村之葬地遺址中、見殉葬之器、頗不豐饒、而甘肅墓地則異是、其中大件之殉葬陶器、類皆輝煌華麗、確爲石銅器過渡期中陶器之藝術、放一異彩也、至其表面之花紋、類皆非常繁複、有一種爲吾人常見不爽之花紋、乃一紅色條紋、上下夾黑色條紋、紅紋與黑紋之間、各留一縫、不施彩繪、並自黑紋之裏邊向中心紅帶、伸出若干如鋸齒之紋、凡同期殉葬陶甕、幾于無器無之、但同期之家用陶器、則絕無踪跡可尋、是以吾人視爲一種與葬禮有關之「喪文」、實有理由可依據也」）、彩陶不僅限于殉葬之冥器、在仰韶與馬廠兩文化期遺址中、所發現之家用器物上、亦無不施以富

麗之彩繪的幾何花紋、如斜紋、縱紋、橫紋、斜長之橢圓形、三角紋等、皆爲這一時代之陶畫最流行的圖案、在這一時代、研磨石器及骨器的製作、已經達到高度發展的階段、傳說中謂「堯」「舜」時代已有杵臼的發明、（《易繫辭》云、「斷木爲杵、掘地爲臼」、而仰韶遺址中、已有石杵的發現、傳說中謂「舜」躬自「耕稼」、）「禹親操耒耜、而九雜天下之川」、（《莊子》）又謂「禹身執耒插以民先」、（《韓非子》）而馬廠及仰韶遺址中、已有石鋤石耨石鎌及骨鎌等農具之發現、（《甘肅西寧周家寨發現一種骨刀、刀之切口爲薄片之燧石鑲嵌而成》）、傳說中謂「禹」「隨山刊木」、一鑿龍門、闢伊闕、一惟荒度土功、而馬廠及仰韶遺址中、已發現石斧、（「仰韶式」的石斧、多作長方形、而無孔、但在西陰村的遺址中、亦發現附柄、及穿繩的石斧）、石鏃、（「仰韶式」的石鏃、有對稱的及不對稱的）、傳說中謂「堯」使「羿」誅豷齒、殺九嬰、微大風、射十日、殺兇獠、斷修蛇、禽封豨、（《淮南子本經》）而仰韶及馬廠遺址中、已有石鏃、（仰韶及馬廠的石鏃、或三梭、或四梭、或扁平、在西陰村尙發現帶翼的石鏃）、骨鏃具鏃及石戈之發現、傳說中謂「堯」時已有一「黼黻締繡」、一「以五彩彰示、以五色作服」、而仰韶遺址中、已有紡織用之石輪、（在西陰村仰韶遺址、發現石紡輪兩個、其一爲片岩製、甚完整、其一爲石灰岩製、只存一部）、裁縫用之骨針、（安特生沙鍋屯洞穴層云、「裁縫所用之骨針、置一空骨中、以護之、當發現時、針尖外露、但此空骨之長、足以納針全體、針長八三公釐、稍彎曲、尖處較鈍、針孔破裂、只餘其半）、及蘭殼的發現、（在西陰村遺址中、曾發現半個蘭殼）傳說中謂「堯」時「后稷教民稼穡、樹藝五穀」、（《孟子》）「烝民乃粒」、（《虞書》）而仰韶遺址中已發現穀粒、傳說中謂「益」爲「舜」虞、管理家畜、而仰韶遺址中、有大批豕骨的發現、傳說中謂「堯」「茅茨不葺、采椽不斷」（《韓非子五蠹篇》）又謂「堯樸桷不斷、素題不枿」、（《淮南子神訓》）「舜作室築牆茨、辟地樹穀、令民去岩穴、各有家室」、一「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」、（《論語》）而仰韶及馬廠遺址中、已發現版築遺址、這樣看來、仰韶及馬廠兩文化期的遺物、正是「堯」「舜」禹時代人們之所遺、

放勳。

〔集解〕徐廣曰、號陶唐、皇甫謐曰、堯以甲申歲生、甲辰卽帝位、甲午徵舜、甲寅舜代行天子事、辛巳崩、年百十八、在位九十八年、〔考證〕臣德齡按柯維騏曰、太史公本五帝德

、以放勳、重華、文命、爲堯舜禹之名、竊考堯紀放勳二字、似與堯典同旨、言堯之功無所不至、以爲一篇總冒、至舜之名曰重華、禹之名曰文命、則名曰二字、亦可屬之當時頌美之詞、不必爲舜

禹之名也、此論似爲得之、——〔劉恕資治通鑑外紀〕號陶唐氏、都平陽、〔原注、鄭元詩譜曰、唐

、帝堯舊都之地、今日太原、晉陽、堯始居此、後遷河東平陽、皇甫謐曰、堯始封於唐、今中山唐

縣也、後徙晉陽、及爲天子、都平陽、漢書音義曰、唐、今河東永安、去晉四百里、卽堯也、此亦帝王世紀文、御覽卷八十引之、原注所引皇甫謐說、亦世紀文、同見御覽、按竹書紀年、堯居冀、

卽此、漢書地理志、河東郡平陽、應劭曰、堯都也、在平河之陽、白虎通一、或曰、唐虞者、號也、唐、蕩蕩也、蕩蕩者、道德至大之貌也、論正說曰、唐者、土地之名、堯以唐侯嗣位、——

〔羅泌路史〕是曰放勳、〔註、王功曰勳、達于四方曰放、或曰、以帝德偁後人、則曰放勳、所放在堯、以帝德終前烈、則曰重華、所重在堯也、〕身侔十尺、〔註、孔叢子及世紀、按合誠圖云、赤

帝之爲人、視之豐、長八尺七寸、〕豐下兌上、龍顏日角、八彩三晬、〔註、合誠圖云、光面八彩、謂八位皆有光彩、注云、彩色有人者非、而孝經援神契、及元命苞、乃云眉有八彩、書大傳等、

遂以爲眉如八字、妄也、王充宣漢云、正使堯復此齒、舜復八日、眉一作八月、豈八眉哉、〕鳥庭荷勝、琦表射出、〔註、援神契注云、堯火精鳥庭、庭有鳥骨、表取朱鳥與太微庭也、朱鳥、戴聖

何勝似之、堯碑云、性發蘭石、生自藟芬、琦表射出、雙握嘉文、手有文也、〕握嘉履翌、寢息洞通、〔註、合誠圖云、足下五翼星、〕聰明密微、其言不式、其德不同、〔註、大戴禮、〕

其仁如天。

〔索隱〕如天之涵養也、

其知如神。

〔索隱〕如神之微妙也、

就之如日。

〔索隱〕如日之照臨、人咸依就之、若葵藿傾心以向日也、

望之如雲。

〔索隱〕如雲之覆渥、言德化廣大而浸潤生人、人咸仰望之、故曰如百穀之仰膏雨也、〔羅泌路史〕仁如天、智如神、明如日、而晦如陰、〔註〕仁以蒞之、智以

周之、明以察之、晦以蓄之、〔註〕好謀能深、和而不怨、憂而畏禍、快而愉、〔註〕莊子、虛靜恬淡、寂寞無爲、堯之爲君也、〔註〕年有十三、佐摯封植、受封於陶、〔註〕摯爲高辛封植、陶今廣濟、治定陶、故范曄謂定陶爲陶、堯所居、皇甫謐繆爲舜陶之所、今壽光有堯水、伏琛晏謨、皆以爲堯頓駕處、〔註〕明人察物、昭義崇仁、禁詐僞、正法度、不廢窮民、不赦亡告、苦死者而哀婦人、底德靡解、百姓和欣、於是改國於唐、〔註〕輿地廣記、堯爲唐侯于此、〔註〕勤勞不居、儉而用禮、不貴時巧、不視文繡、溫飯煖羹、不饒不易、襦衣桂履、不敝不更、御蠅梓土機、夏葛衣而冬鹿裘、括杜采椽、爲人愛費、〔註〕儉、吉德也、然世之言堯舜者過實、六韜計用云、堯王天下、世謂賢君、其治則宮垣室屋不聖也、金銀珠玉弗服也、錦繡文綺弗展也、淫佚之樂弗聽也、桷椽楹柱、非藻飾也、茅茨之蓋、弗櫛齊也、襦衣桂履。不敝不更爲、溫飯煖羹、不酸穢不易、尸子云、人君之有天下、瑤臺九疊、而堯白屋、黼衣九種、而堯大布、宮中中市、而堯鶉居、珍羞百種、而堯糲飯菜鬻、騏驎青龍、而堯素車璞馬、堯蓋不盡然也、由余亦言、昔堯飯於土簋、飲於土型、而墨子且謂堯黍稷不式、羹載不重、飯土嚙、啜土鏹、又淮南五術云、大路不畫、越席不緣、大羹不和、棗食不毀、布衣揜形、韓非至謂糲菜之食、藜藿之羹、冬日鹿裘、夏日葛衣、雖監門之養、弗虧於此者、故紆而非中道者、悉不取、〔註〕不以鶉居易九市、不以私故留耕時、水處者漁、谷居者牧、陵阪耕畬、皐澤織罔、是以地宜其事、事宜其械、械宜其材、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、所易所拙、而上下達矣、〔見〕文子淮南子、所謂安天下之所當安、〔註〕欽明文思、內行謹飭、篤孝慈仁敬、使人知子弟之道、仁恩被於蒼生、德化孚於四海、故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、〔註〕欽明文思、駿德也、欽爲仁、明爲禮、思爲智、文爲義、四者易之、元亨利貞也、而聰明文思者性矣、天道主聰、故言明、文

思而以聰冠之、人道主欽、故言明、文思而以欽冠之、性圓而成、德顯而用、與天下治而不爲貪、以天下異而不爲廉、允恭克讓、與道合矣、(一)年十有七、誤以僉伯恢踐帝、(註、靈臺碑云、堯以侯伯恢踐帝、而許叔重謂堯以楚伯受命、滅不義於丹水、楚今唐州、亦見御覽二百七十一、董仲舒亦云、堯發於諸侯、而蘇秦說趙肅侯云、堯無三夫之分、舜無咫尺之地、以有天下、禹無百人之聚、以王諸侯、淮南子云、堯無百夫之郭、舜無植錐之地、禹無十人之衆、作文者之常蔽、)曰陶唐氏、(註、韋昭書云、陶唐皆國名、猶殷商然、邢昺謂未聞堯居陶、與湯稱異、穎達亦謂書傳未聞有陶、疑陶唐或共一地、不知爾雅說文、陶从再成者、在於濟陰、永初山川記、堯先居陶、後居唐、曰陶唐氏也、)都於平陽、(註、今晉之臨汾、漢平陽也、即晉陽、有故堯城、姑射山、元和志有堯帝廟、在臨汾東八及南六里、世紀謂自唐封、從晉陽、及爲天子、都平陽、繆也、平陽、太原、大夏、大鹵、夏虛、晉、晉陽、七名一地、寰宇記云、平陽、今晉、晉陽、太原也、然魯衛皆有平陽、非堯都矣、)安邑、(註、夏歌、惟彼陶唐、有此冀方、今霍邑至平定、有故晉陽城、本永安地、去晉四百里、皆在太原地、開皇卜於并城中古晉陽、置太原縣、皇朝爲平晉軍、九域志、翼之唐陽、有堯臺九門城、郡國志云、信都堂陽九門城、古臺二、並號堯臺、城塚記、堯臺二所、九門城、縣所造、又今河中有故唐城、在絳之翼城西二里、故通典謂堯舊都在蒲也、)以火紀德、謂赤帝、(註、詩含神霧云、慶都以赤龍合昏、生赤帝伊祁堯、)

富而不驕。貴而不舒。〔索隱〕舒、猶慢也、大戴禮作不豫、

黃收純衣。〔集解〕徐廣曰、純一作絞、駟案太古冠冕圖云、夏名冕曰收、禮記曰、野夫黃冠、鄭玄曰、純衣、士之祭服、〔索隱〕收、冕名、其色黃、故曰黃收、象古質素也、

純讀曰緇、

形車乘白馬。

〔劉恕資治通鑑外紀〕尙白、薦玉以白繒、（註、此三統紀及鄭玄尙書注文、史記五帝本紀、正義引三統紀曰、伏羲爲天統、色尙赤、神農爲地統、色尙

黑、黃帝爲人統、色尙白、少昊黃帝子、亦尙白、故高陽氏又天統、亦尙赤、堯爲人統、故用白、堯上當有一高辛氏又地統、亦尙黑、）一句、今脫也、尙書五玉三角、史記集解、引馬融曰、三角、三孤所執也、鄭玄曰、帛所以薦玉也、必三者、高陽氏後用赤繒、高辛氏後用黑繒、其餘諸侯皆用白繒、（茅茨不葺、樸桷不斷、素題不析、大路不畫、越席不緣、大羹不和、粢食不穀、）（註、按左傳、粢食不豐、音義、豐、子各反、字林作穀、子沃反、然則穀卽精鑿字、）藜藿之羹、飯於土簋、飲於土銅、金銀珠玉不飾、錦繡文綺不展、奇怪異物不視、玩好之器不寶、淫佚之樂不聽、宮垣室屋不聖色、布衣揜形、鹿裘御寒、衣履不敝盡、不更爲也、（註、此節采淮南子主術訓文、高誘曰、大路、上路四馬車也、天子駕六馬、不畫、不文飾也、越、結蒲爲席也、不和、不致五味、穀、細也、又樸桷不斷二句、藜藿之羹一句、布衣揜形二句、淮南子精神訓、高誘曰、樸、采也、桷、椽也、不斷削加定石之、素題者、不加采飾、不析者、不施榑櫨、又韓非子五蠹曰、堯之王天下也、茅茨不葺、采椽不斷、橛橐之食藜藿之羹、冬日麋裘、夏日葛衣、雖監門之服役、不虧于此矣、又六韜盈虛篇曰、太公曰、帝堯王天下之時、金銀珠玉弗服、錦繡文綺弗衣、奇怪異物不視、玩好之器不寶、淫佚之樂弗聽、宮垣室屋弗崇、又云、結履不弊盡、不更爲也、亦劉氏所本、）不以私曲之故、害耕稼之時、吏忠正奉法者、尊其位、廉貞平恕愛民者、厚其祿、民有孝慈力耕桑者、遣使表其閭、正法度、禁詐僞、存養孤寡、賤亡既之家、自奉甚薄、賦役甚寡、（註、此六韜盈虛文、本文曰、帝堯不以役作之故、害民耕織之時、削心約志、從事于無爲、吏忠正奉法者、尊其位、廉潔愛人者、厚其祿、民有孝慈者、愛敬之、盡力農桑者、慰勉之、旌別淑慝、表其門閭、平心正節、以法度禁邪僞、所憎者有功必賞、所愛者有罪必罰、存養天下鰥寡孤獨、賤賸禍亡之家、其自奉也甚薄、其賦役也甚寡、故萬民富樂、而無飢寒之色、按役作二字、御覽八十引作私曲、蓋古本如此、管子輕重甲曰、昔堯有五吏五官、）巡狩行教、周流五嶽、西教沃民、東至黑齒、

（註、此首二句、淮南子主術訓文、原文行教下、有「勤勞天下」四字、劉氏節之也、又西教沃民二句、淮南修務訓文、下又云、北撫幽都、南道交趾、高誘曰、沃民、西方之國、黑齒、東方之國、大戴禮五帝德曰、堯其言不貳、其德不同、四海之內、舟輿所至、莫不說夷、管子封禪曰、堯封泰山、禪云云、竹書紀年曰、堯五年、初巡狩四岳、荀子王霸篇注、引尸子曰、堯南撫交趾、北懷幽都、東西至日之所出入、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、怒也、）存心於天下、加志於窮民、一民飢則曰、我飢之也、一人寒則曰、我寒之也、一民有罪、曰我陷之也、（註、此說苑君道文、本文窮民下、有一痛萬姓之罹罪、憂衆生之不遂也二句）、百姓戴之如日月、親之如父母、（註、此節用六韜盈虛文、本文曰、堯之百姓、戴其君如日月、親其君如父母、大戴禮五帝德曰、放勳、其仁如天、其知如神、就之如日、望之如雲、富而不驕、貴而不豫、）仁昭而義立、德博而化廣、故不賞而民勸、不罰而民治、先恕而後教、（註、此說苑君道文、下文又云、是堯道也、）單均刑法以儀民、（註、此魯語及禮記祭法文、韋昭曰、單、盡也、均、平也、儀、善也、）是時十日並出、焦禾稼、殺艸木、而民無食、楔榆、鑿齒、九嬰、大風、封豨、修蛇、皆爲民害、堯乃使羿誅鑿齒於嶧華之野、殺九嬰於凶水之上、繳大風於青丘之澤、上射十日、下殺楔榆、斷修蛇於洞庭、禽封豨於桑林、萬民皆喜、（註、此淮南子本經訓文、高誘曰、鑿齒、獸名、齒長三尺、其狀如鑿、下徹領下、而持戈盾、羿善射、堯使羿射殺之、嶧華、南方澤名也、九嬰、水火之怪、爲人害、北狄之地、有凶水、大風、風伯也、能壞人屋舍、羿於青丘之澤繳遮、使不爲害也、一曰、以繳繫矢射殺之、青丘、東方之澤名、十日並出、羿射去九、楔榆、獸名也、狀若龍首、或曰似狸、善走而食人、在西方也、修蛇、大蛇也、吞象、三年而出其骨之類、洞庭、南方澤名、封豨、大豕、楚人謂豕爲稀也、桑林、湯所禱早桑山之林、山海海外東經曰、黑齒國下有湯谷、湯谷上有扶桑、十日所浴、在黑齒北、居水中、有大木、九日居下枝、一日居上枝、郭璞曰、莊周云、昔者十日並出、草木焦枯、楚辭天問羿焉彈日、烏焉解羽、王逸曰、堯令羿仰射十日、中其九日、日中九鳥皆死、墮其月翼、按景純所引莊周說、今不見莊子、當是逸文、論衡感虛篇曰、堯之時十日並出、萬物焦枯、堯

上射十日、九日去、一日常出、天下廣狹險易遠近、始有道里、（此亦淮南子本經訓文、）三苗服九黎之德、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、以服南蠻、（註、此楚語及呂覽召類文、韋昭曰、三苗、九黎之後也、高辛氏衰、三苗爲亂、行其凶德、如九黎之爲也、堯興而誅之、呂氏春秋本文曰、堯戰于丹水之浦、以服南蠻、高誘曰、丹水在南陽、又淮南子兵略訓曰、堯戰于丹水之浦、高誘曰、堯以楚伯受命、滅不義於丹水、丹水在南陽、按高氏所據、未知何書、今不可考矣、——〔羅泌路史〕色尙白、（註、家語、大戴禮云、土王、色尙黃非、）黃收純衣、彤車白馬、乃立三公九卿百揆、暨百執事、（註、大傳、舜攝時、三公九卿百執事、此堯之官也、故使百官事舜、）富而亡驕、貴而不舒、居於明堂、斥題不析、土階不戚、茅茨不剋、泊如也、（註、明堂之制如此、非皆居也、潘尼云、古之爲君、無欲而至公、故土階茅茨之儉、墨子以爲堯居土階三等、堂高三尺、非所以爲儉者、）〔崔述唐虞考信錄〕大戴記稱堯云、其仁如天、其知如神、就之如日、望之如雲、富而不驕、貴而不豫、黃黼黻衣、（史記作黃收純衣）丹車白馬（史記作彤）余按經云、欽明文思安安、欽以法天、明以治民、文思、其條理之精密、安安、其中道之從容、僅六言、而聖人之德備矣、至戴記則膚闊語耳、如天如神可也、抑有本焉、如日如雲、則形容之辭、非德之實也、不驕不舒、以言聖人、淺矣、車服之說、尤無當焉、學者試取經文熟讀而對勘之、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、

能明馴德

〔集解〕徐廣曰、「馴」、古訓字、〔索隱〕史記「馴」字、徐廣皆讀曰「馴」、訓、順也、言聖德能順人也、案尙書作俊德、孔安國云、能明用俊德之士、與此文

意別也、——〔梁玉繩史記志疑〕附案、漢書儒林傳、言史公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、故史記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、多古文說、則是爲壁中真古文、而非史公之不循經典、自任胸懷矣、然字句之間、每與今所傳迥異、何歟、蓋古字多通借、又漢儒各習其師、不能盡同、許慎生於東漢和安閒、從賈睦受古學、而其所撰說文解字、引經甚別、然亦以雜舉衆家之本也、宋洪适隸釋所錄諸碑、俱後漢人、其引經亦殊、况當西漢之世乎、因知史公之於尙書、兼用今古文、復旁搜各本、薈萃成一家言、索隱所謂博采經記、而爲此史、不必皆以尙書是也、而古人引用舊籍、不拘定本、文則增

損寬易、誠所不免、且今之尙書、自東晉元帝時、汝南梅賾奏上古文、遂至真偽雜廁、非安國之舊、(書傳亦晉人所作、託諸孔氏者、)又字體數更、迨唐天寶時、詔學士衛包、改從俗書、不但科斗古文廢絕、卽兩漢以來之隸書、亦多侵失、安得無譌、此經文所由異也、茲不具論、惟舉史之誤者辨之、宋馬端臨文獻通考稱、宋倪思撰「遷史刪改古書異辭」十二卷、惜佚不見、或謂史於諸經、但書其事目足矣、不必全寫其文、蓋經典昭垂、不待表出、史通譏漢地理志載禹貢、政是此意、况仍不能盡錄乎、然因史所載、後人得以校其異同、且逸書亦有賴史而後人始得見者、則於經大有補焉、凡非史誤而有所辨者、爲附案、——冠字案「能明馴德」、尙書作「克明俊德」、(江聲尙書集注音疏)(注)克、能也、明、猶尊也、鄭康成曰、俊德、賢才兼人者、(註)克、釋言文、禮記禮運曰、君者所明也、非明人者也、鄭彼注云、明猶尊也、茲用其誼、鄭注見正義、逸禮辨名記云、十人曰選、倍選曰俊、淮南子泰族訓云、千人者謂之俊、說文人部云、俊、材千人也、所說俊誼雖有不同、然總是兼人之號、故云俊德、賢才兼人者、案禮記大學引此經、而說之曰、皆自明也、則此似謂堯自明其大德、故鄭注彼云、皆自明明德也、)

以親九族

〔王鳴盛尙書後案〕

鄭曰、上自高祖、下至元孫、凡九族、傳曰、以睦高祖元孫之親、案曰、鄭云云者、毛詩葛藟序云、周室道衰、棄其九族、傳云九族者、據已

上自高祖、下及元孫之親、正義云、此古尙書說、鄭取用之異義、今戴禮尙書歐陽說云、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、父族四、五屬之內爲一族、父女昆弟適人者、與其子爲一族、已女昆弟適人者、與其子爲一族、己之子適人者、與其子爲一族、母族三、母之父姓爲一族、母之母姓爲一族、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、妻族二、妻之父姓爲一族、妻之母姓爲一族、(註)正義述夏侯說亦如此、)古尙書說九族者、上從高祖、下至元孫、凡九、皆爲同族、謹按禮、總麻三月以上、恩之所及、禮爲妻父母有服、明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、元之聞也、婦人歸宗、女子雖適人、字猶繫姓、明不與父兄爲異族、其子則然、昏禮請期、辭曰、惟是三族之不虞、欲及今三族、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、如此所云、則三族不當有異姓、異姓其服皆總麻、總麻之服不廢、嫁女娶妻、是爲異姓、不在族中明

矣、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、——〔顧炎武曰知錄〕宗盟之列、先同姓而後異姓、喪服之紀、重本屬而輕外親、此必有所受之、不自周人始矣、克明俊德、以親九族、孔傳以爲自高祖至玄孫之親、蓋本之喪服小記、以三爲五、以五爲九之說、而百世不可易者也、牧誓數商之罪、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、而不及外親、呂刑申命有邦、歷舉伯父伯兄、仲叔季弟、幼子童孫、而不言甥舅、古人所爲先後之序、從可知矣、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、於母妻則曰黨、而昏禮及仲尼燕居、三族之文、康成並釋爲父子孫、〔原注、儀禮禮昏、三族之不虞、注、三族謂父昆弟、已昆弟、子昆弟、禮記仲尼燕居篇、故三族和也、注、三族、父子孫也、〕杜之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、及妻父妻母、姑之子、姊妹之子、女子之子、非已之同族、〔註、一汝成案〕「非」今本作「井」、〔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、〕〔原注、左氏桓公六年傳注、楊氏曰、杜氏之所以異於孔鄭者、以傳父云、修其五教、親其五族、五教注、既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矣、則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、所謂言各有當也、左傳桓公六年疏、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、乃異姓有屬者、父族四、五屬之內爲一族云云、此小異者、所以鄭駁云、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、故簡去其母、惟取其子、夫既以爲異姓有屬者、而仍數五屬之內爲一族、則不辭、若無姑、或無姊妹、無女子子、則九族不備、皆理之不可通者、〕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、無乃顛倒之甚乎、且九族之爲同姓、經傳之中、有明證矣、春秋魯成公十五年、宋共公卒、傳曰、二華戴族也、司城莊族也、六官者皆桓族也、共公距戴公九世、〔原注、凡十三公、內除四世者四公、〕〔沈氏曰〕左傳所言、蓋氏族之族也、不謂顧氏乃有此舛謬、〔而唐六典、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、以別昭穆之序、紀親疏之別、九廟之子孫、其族五十有九、先皇帝一族、景皇帝之族六、元皇帝之族三、高祖之族二十有一、太宗之族十有三、高宗之族六、中宗之族四、睿宗之族五、此在元宗之時、已有七族、〕〔原注、中睿二宗、同爲一世、〕〔沈氏曰〕六典所言、乃同宗之族也、以此證九族、恐未精細、〔若其歷世滋多、則有不止於九者、而五世親盡、故經文之言族者、自九而止也、〕〔原注、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、同族謂高祖以下、則前說之非、不待辨而明矣、〕又孔氏正義、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、〔原注、桓六年、〕不知高祖之

兄弟、與玄孫之兄弟、固可以相及、（註、〔沈氏曰〕高祖之兄弟、亦親盡無服、恐不在九族之列、）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之所謂壽有長短、世有延促、不可得而齊同者、如宋洪邁容齋隨筆、言嗣濮王士歆、在隆興爲從叔祖、在紹熙爲曾叔祖、在慶元爲高叔祖、其明證矣、（原注、余丁未歲、在大同、遇代府中尉俊哲、年近五十、考其世次、於孝宗爲昆弟、而上距宏治之元、已一百八十年、秦晉二府見在者、多其六七世孫、）亦何必帝堯之世、高祖玄孫之族、無一二人同在者乎、疑其不相反、而以外戚當之、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、——〔呂振羽中國原始社會史〕古代中國氏族社會組織的具體情況、我們是無法知道的、誰個部族、包含誰些胞族、誰個胞族、包含誰些氏族、誰個部族、組成誰個聯合、我們也無法知道、在傳說式的「堯典」中、雖然有這樣的一段話、「以親九族」、「九族」既睦、平章百姓、百姓昭明、協和萬邦、黎民於變時雍、「我們」在「尙書」各篇、以及其他許多古籍中、也能不斷的連帶着看見有所謂「九族」、「百姓」、「萬邦」、「黎民」等字樣、我們若是勉強的把她們解釋爲、一個聯合、共包含着九個部族（九族）、九個部族、共包含着一百個胞族（百姓）、百個胞族、共包含着萬個氏族（萬邦）、每個氏族中、各包含着若干成員、（「黎民」、「萬民」、「兆民」、「也」不是沒有可能、不過我們究竟還不敢這樣去判定、至於所謂「九族」的「族」、「百姓」的「姓」、「萬邦」的「邦」、在最初就是在意義着「部族」、「胞族」、和「氏族」、那似乎不算是牽強、數目字和「黎民」那一類字跡的粉飾形節、却甚是顯明、莫爾甘在他對古代希臘羅馬的研究中、曾發現有每個部族、都包含一百個氏族、每個胞族所包含的氏族、也都是相等的、那一類很整列的記載、莫氏認爲那不過是立法上的說法、我以爲在上面我所舉出的一段傳說中、也就不過是文字上的排列、或立法上的說法、不過在當時、氏族的單位、甚而部族的單位、恐怕是很多的、禮記所謂「五方之民、言語不通、嗜好不同、」的傳說、許是實情、大概人類自達到部族形成始、愈進化到後來、血統的單位便愈要減少、這個結論、從過去的事實上追究、似乎能夠成立的、至於將來能否歸結爲一大同的人類、這便是將來的事實問題、

九族既睦。便章百姓。

〔集解〕徐廣曰、下云便程東作、然則訓「平」爲「便」也、駟案尙書並作「平」字、孔安國曰、百姓百官、鄭玄曰、百姓、

羣臣之父子兄弟、〔索隱〕古文尙書作「平」、此文蓋讀「平」爲蒲耕反、平旣訓「便」、因作「便章」、其今文作「辯章」、古「平」字亦作「便」、音婢緣反、「便」則訓「辯」、遂爲辯章、鄒誕生本亦同也、——〔王鳴盛尙書後案〕鄭曰、辨、別、章、明也、百姓、羣臣之父子兄弟、傳曰、百姓、百官、平、和、章、明、昭亦明也、疏曰、經傳百姓、或指天下百姓、此下有黎民、故知百姓卽百官、案曰、鄭以「辨」爲「別」者、馬融坤卦文言傳注及說文義也、「章」爲「明」者、士冠禮記章甫注云、「章」、明也、殷實言以表明丈夫是也、又以百姓爲羣臣父子兄弟者、鄭以百官卽百姓者生也、以此爲祖令之相生、雖下及百世、而此姓不改、姓之所分、則爲氏、天子諸侯不稱氏、庶人無氏、氏之起、蓋爲卿大夫、故禮指百官、則是王朝之卿大夫、不云百氏、而云百姓、氏可以言氏也、

百姓昭明。合和萬國。

〔羅泌路史〕重先務、急親賢、明駿德以親九族、九族旣穆、乃辨章於百姓、百姓昭明、而協和於萬邦、黎民於變時難、〔註〕

、此施彼應、如響應者、所謂立之斯立、〔〕丐施政制、因事立法、不激不淩、取人以狀、明非見有於人、翹翹惟以天下爲憂、務求賢聖、爰得稷契夷臯、朱泚伯譽、羣龍輔德、是以教化大行、天下洽和、民安仁而樂義、乃更制五服、均五等、五國相維、〔註〕禹貢五百里甸服、傳謂甸服堯制、賦其田使入穀、禹輔成其外、百里者賦納總、至五百里米、甸服之制、本自納總、禹爲之差、有輕遠之法、周則圻田用貢法、以禾米、采服則取美物、以當邦賦、不入穀矣、又云、周之納穀、止於千里、唐虞所轉爲二千里、是方千里者四、納穀比周爲多、謂唐虞萬國、諸侯歲一見其用費於後、故鄭志答趙商云、圻內四百國、郊內亦封諸侯矣、周法、十國入一于天子、雖千里四、其稅猶少於周、故使方一千里一納米、繆矣、〔〕設四岳八伯、以典諸侯、〔註〕帝立八伯、以典諸侯、立四岳